

# 秋落木

李遂

愿你能发现灰尽后的新绿。山火蔓延，陡坡运载扑救的影子，停留时水瓶装水倾洒头顶的办法好比加油枪，延长了你睫毛下刚毅的目光。

气态的海浪，让轰鸣的摩托车开辟了勇气的具象化传播途径：向上，向高处！号音在体内燃烧，瞳孔如巨石垒砌的堰坝

缙云山下，加速的车流逼退了火舌的领地。腾起的浓烟是对汗水的另一种塑造，见过飞舞的嘉陵江吗？一排排人手持水枪，如同月光为爱人递送一杯盛夏的凉茶。

## 燃谷——致邹敬园

从你苦练双杠开始，气流便不再干预脚步的腾跃练习。绸带能包扎住伤口，阳光也可以拉直植物弯曲的膝盖。

你将碳酸镁粉抹在手上，增大的摩擦力，维护了一套流畅的躯体决策，在炽烈的怀疑中拖拽带有灼焦感的意志。

手掌与器材的每次碰撞，都无限接近一篇被震震过的发言：月亮不会记不太好的事，也不会收藏太多特别好的回忆，它忙于掩护蟋蟀约会的身位。

## 海问香

她耐心与我讲述遂宁、介绍川菜，仿佛一款大容量的网盘，不限速地去搬一部生活史。要一起经历平凡与失败吗？

让白云腌制在我们的瞳孔，让小收获跋涉生活的额头，做饭、养猫、读昌耀，偶尔也关心咖啡的小脾气，我们行走在不算捷径的小路，笑容是一场新雨，荣誉则是瓶标有保质期的的一次性罐头的。

照顾好缓慢燃烧的躯体，保养好摊开的心情。时间是一个问号，直到我们收缩的问候被拧紧在彼此慢热的感动里。

李遂，“90后”，山西长治人，现居四川遂宁，写诗兼评论。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诗刊》《草堂》《当代》《四川文学》等刊，曾获首届涪江流域新诗之星，参加第13届十月诗会，即将出版诗集《暮欲咖啡馆》



（作者注：三首诗的题目都借用了国产动画《魁拔》中的人物名字，《秋落木》致敬重庆山火灭火车少年，《燃谷》致敬奥运双杠冠军邹敬园，《海问香》则致敬我的妻子）

# 玩火

陈小手

祝炎擅长玩火，他是镇上的名流，在景区表演喷火和滑冰。

祝炎喷火一绝，他不用火把，用自己的拳头。表演时，祝炎衔一口高度白酒，拳头高举，一瞬摊开，掌心腾出一团火焰。他蓄力一喷，火龙前奔，能在空中悬停很久。祝炎对着火龙猛冲，迎面直撞，火龙遇身即灭，比什么灭火器都管用。

祝炎滑冰更是奇观，万人空巷，一票难求。滑冰有什么可看的？普通滑冰没人感兴趣，可祝炎不同，他是浑身燃着火焰滑冰。火苗通身燃烧，祝炎陶醉享受，满面春风地冲刺、滑翔、转圈、起跳，不断做着高难度动作。火焰笼罩着他，飞扬摇曳，他一点儿不疼，还能唱歌，唱一首粤语儿歌，没人听得清内容。

祝炎嗜酒，常年一副醉态。他的生活除了玩火就是喝酒，玩火离不开喝酒，喷火得靠酒，火焰滑冰更是，得把酒倒身上点燃，才能通体燃烧。酒是祝炎的老婆蒸馏自酿的，度数极高，入口如吞岩浆，一般人根本咽不了。祝炎喝酒如喝水，他从不喝水，只喝自家的酒。

祝炎的表演世无仅有，大家都想知道秘诀是什么。祝炎喝得再醉，每遇好奇打探的，都一瞬清醒，说没什么秘诀，跟铁砂掌、金钟罩一样，都是苦练的结果，烧得多了，自然就不怕烧了。

多烧就能学会？这话说的，真金不怕火炼，真人任他是谁，那也得烧成焦炭呀。

大家纷纷猜测秘诀是祝炎家的酒，燃起的火估摸没温度。小镇一害，盲流李虎把酒偷出来一尝，起焰又大又猛，很难扑灭，烧在身上比普通火焰疼多了。李虎钻研无路，想拜祝炎为师，祝炎拒绝说，传内不传外，只有他儿子能学。

祝炎的儿子叫祝火，刚上小学六年级，呆头呆脑，普通小孩一个。为了偷师，李虎从祝火那儿套话，祝火不说，李虎就拿刀逼迫。小孩子经不住吓，说秘诀是那首粤语儿歌，儿歌是辟火术，不停唱，火就会失去温度。

这种鬼话谁会信？李虎割破祝火的耳朵威胁：再不说，整个耳朵就没了。祝火哭着说他知道的就这么多，割掉两只耳朵也没辙。李虎问，辟火术的内容是什么？祝火哭着唱了一遍：我最中意星星火，火的好处真真多，赶走黑暗多威风，光辉温暖都给我。你要取暖可生火，你要煮饭应生火，冬天干燥多火灾，火种不要家中播。

看来光有酒不行，还得唱辟火术。李虎回家一试，毛用没有，手被烧伤不说，头上的毛也全烧没了。他拿刀再去找祝火，祝火这次一点不怕，右手攥

陈小手，1993年生于陕西蒲城。写短篇小说，作品见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花城》《十月》等刊，有小说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思南文学选刊》转载。出版有小说集《离开动物园》



紧拳头，等着他来。

李虎誓要报仇，直接亮刀，问祝火，秘诀到底是什么？祝火摊开右手，掌心有一小撮火苗，狗尾巴草大小，非常柔和。他小声唱着那首儿歌，火苗一瞬长高，窜到李虎身上。李虎烧得连连惨叫，众人七手八脚灭火，怎么也灭不掉。祝火抱住李虎往地上一滚，火灭了。他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说，我爸让我带话，谁要再打我主意，就等着让人收骨灰吧。

后来，祝火有两个月没去上学，听说被他爸结实实打了一顿，原因并不是烧伤李虎，而是他违背祖训，泄露了辟火术。李虎烧得挺重，浑身是疤，伤疤奇痒，什么药都不管用。烧过之后，李虎人温顺多了，见谁都客客气气。大家说，这火挺好，把李虎的杂质烧没了。

李虎学了辟火术也没用，大家对那秘诀更感兴趣了。祝火竟能把火苗一直藏在手心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大家套祝火的话，祝火说家里有祖训，什么都不能说，说了火会惩罚他。大家问祖训是什么，他说：“事以密成，语以泄败。引火烧身，人神不觉。”

祝炎从景区辞职，不再玩火了。大家一片哗然，问他原因，他说身体不好，招架不住，演不了了。可祝炎四十不到，正值壮年，能跑能跳，没见过有什么毛病啊。祝炎不多解释，整个人颓了。

辞职之后，祝炎全职找自己的打火机。他逢人便问见没见过他的打火机，一个黑色小铁盒，上面满是铁锈，用甲骨文刻着“创生之火”四个字。没人见过他的打火机，更不懂他说的甲骨文是什么。

祝炎悬赏十万找自己的打火机，他说那打火机是祖传的，丢了祝火也不能把打火机丢了。大家哈哈笑，听过祖传文物字画，第一次听说有祖传打火机的。大家一下明白，祝炎是喝酒把脑袋喝坏了。

打火机遍寻不得，祝炎彻底颓了，天天摆烂喝酒。老婆受不了，撒下父子俩走了。祝火孝顺听话，一直守着祝炎，他学习不好，早早辍学，打打零工，

## 主题词写作——

# 燃烧

# 日落树梢时

陆铭晖

陆铭晖，2001年生，上海市作协会员。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学本科毕业，曾获第21届、23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，第6、7届黑马星期六上海文学新秀选拔赛三十强。作品散见于《青年文学》《香港文学》《文学港》《莽原》《作品》等刊



腿到底怎么样了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那帮教我上树的孩子的确存在，许多个下午他们叽叽喳喳地跑到弄堂，在西边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上追逐打闹。我记得他们每一个穿什么衣服，长得多高，住在哪个拐角。我不喜欢他们。

在这帮看似无害的孩童中，存在着最原始最纯粹的竞争，譬如打架和奔跑。力气大的孩子抽出地里的细竹竿，像峨眉山的猴王一样勒索食物和玩具；又譬如从高处跳下，首先是花坛，然后是栏杆，再后是小汽车。许多次我去动物园看见猴子时总能想起弄堂的那帮孩子，我给小小讲起这个比喻，我们俩都笑得合不拢嘴。

现在再看发生在傍晚的这个故事，我想记忆模糊的一个原因是傍晚。傍晚总是充满神秘。在弄堂的孩子看来，童年的我与小小走得最近，也许有点太近了。小小是弄堂里最漂亮的女孩，很高，并排走的时候比我高出半个脑袋。许多个傍晚，我们在空地上捡拾废纸和树枝，没有人的纸箱子，然后在角落划亮火柴，升起一团跳动

的篝火，篝火的颜色像是夕阳。童年的我对这种炙热的东西充满好奇，我们点燃一堆报纸，一言不发。小小有个奇怪的习惯，看到火就对我说：“我要上厕所。”所以我转过身去，等待小小跑去墙角，自始至终我们什么话也不说。等到小小穿起裙子走回来，我们就一道看着火，火的跳动把我们的面容照得模糊。一次小小的裙子被烧了一个窟窿，她还是一言不发。那次我把火扑灭，然后看着小小，小小看着星星，说星星一闪一闪也是在烧。

所以那个傍晚的故事也许是这样：夕阳西下，弄堂的孩子抓住了小小和我，威胁我们爬到空地的那棵树上。带头的孩子拿着一支细长的竹竿，我们爬上了树，孩子们就跑了，跑得很远很远。我和小小坐在树上，我的眼里充满无奈。我不知道小小怎么想的。我在树上没有哭，小小在树上也没有哭。我冲小小做了一个鬼脸，然后说，我们怎么下去呀。小小说，不知道。



有一件事我记不清了。13岁的傍晚，一个充斥着不确定的时间，长久以来回想起时，我一度讶异于自己记忆出现的偏差，像是空白又不是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，有关一个叫小小的姑娘，我不记得小小具体长什么模样，就像我不记得第一次从树上落下时摔断了哪条腿。

那天傍晚天上挂着很多云，我从树上掉下来，摔坏的是左脚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一开始我坐在树上哭泣，撕心裂肺，哭了一会儿就哭不动了。太阳在我面前缓缓落下，把整片整片的云照成红色。我看见云像看见一团火。后来我从树上跌下去，左脚踝摔得红肿，我却不哭了，张大嘴发不出声。我在夕阳熄灭的地方看见小小朝我跑过来，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裙子像一朵喇叭花。我听见小小叫我的名字，小小跑起来像一团燃烧的火。

这个片段存在诸多疑点，譬如我为什么要坐在树上大哭，我是怎么坐到树上的，以及为什么只有小小在朝我飞奔过来，我为什么对火这个比喻如此着迷。所以我认为故事应该以另外一种形式发生：

傍晚天上没有云，我坐在树上大哭，夕阳把半边天照得通红，我哭了一会儿就不哭了。小小在我面前缓缓落下，把整片整片的云照成红色。我或许也是右腿，也许是左腿。我抱着右腿或者左腿嗷嗷哭喊。喇叭花一样的小小很慌张，她问我怎么跑到树上的。我说弄堂的孩子要教我爬树，我到了树上他们就跑了。我学了上树没学下树，就摔了。

我记得小小捂着嘴笑了一阵，然后就不笑了，大概因为那不是笑的时候。我的腿摔得很重，无法站起。小小很关切我，生怕我的腿摔断了要截肢，我说没事，你放心，然后站起来，向着夕阳的方向走了两步。这是要强，没有人比我更明白我腿有多疼。

我对童年的记忆总是碎片，不连续又不具体，幻灯片似的照在脑子里。譬如这个发生在傍晚的故事，我还是不记得小小为什么出现，最后我的

在家务农，成了镇上最年轻的农民。

在丢失打火机的第五年，祝炎觉得此生无望，床上铺炭火，想烧死自己。好在祝火及时回家，救下了他。一场火烧光了祝炎的一切，他的脸被烧得没了内容，手脚烧成小球，一身的疤东拉西扯，像裹着烧坏的塑料布。祝炎瘫痪了，浑身上下，只有一只眼睛能用。

祝炎也会烧伤？祝火哭着问，为什么要撇下他。祝炎失落说，我受不了做普通人的感觉，想再燃烧最后一次。

祝火难过说，你现在这样，连普通人都做不了呀。

自焚之后，祝炎不想死了。疼痛让他对死亡产生了畏惧，更对过往的荣光无限追悔。他喜欢没事给朋友打电话，用嘶哑的嗓子追忆过往，追忆完便开始解密，解密表演的秘诀。

祝炎说他是火神祝融的后裔，天生的玩火能手。喷火和火焰滑冰太低级了，他最拿手的是以身灭火，不管多大的火灾，只要他置身其中，火焰会一瞬熄灭。

朋友笑话道，灭火能手还能把自己烧瘫痪喽？祝炎说都怪打火机丢了，他的打火机是从祝融那儿传下来的，里面存着盘古开天辟地时的创生之火。创生之火又叫原火，是万火之宗，普通火见了会争相汇融，融入便能变成原火。

祝炎说，只要我身上燃起原火，所有火都得听我的，任我驾驭，瞬间吸收。可我的打火机丢了，一切都没了，整个地球就剩那点原火了。

酒，辟火术，原火，解密到最后，祝炎玩火的秘诀竟然是个打火机？开天辟地那会儿能有打火机？大家付之一笑，觉得那个万众敬仰的祝炎彻底没了。他们总结道，酒乃穿肠毒药，更是坏脑钢刀，祝炎喝酒太凶了，他喝的酒度数跟无水乙醇差不多，一天喝两三斤，神仙也得喝报废喽。

祝炎的打火机是在李虎结婚那天丢的，李虎宴请宾朋，祝炎是小镇名流，被请为证婚人。宴席上祝炎喝得很尽兴，谁都给他敬酒，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自家床上，一直挂在脖子上的打火机不见了。祝火多次找李虎，说他拳头里的火可以烧光李虎的一切，李虎浑身发抖，发誓绝没见过什么打火机。

祝火埋怨祝炎违背了祖训，把秘诀到处乱说。祝火还说，除了李虎，他还不小心向一两个同学透露过，怕招致惩罚，曾经自责害怕了很久。祝炎没怪祝火，说，没关系，该受的惩罚我都替你受了。

祝炎叹息道，只有公开了秘诀，打火机才有可能回来。创生之火能永生，会无休无止烧下去，这世上除了你我，没人能将其熄灭。谁相信秘诀，打开原火，谁就会在燃烧中变成纯洁的粉末。儿子，到时候你不光要做灭火英雄，找回打火机更重要。若你我都没了，那打火机还没找回来，那所有的所有，都在原火中消失了。

由——天莫名其妙就下起了雨。我想后面的故事也有两种可能：

一种可能是没有下雨，星星依旧清晰可见。我在树上一遍又一遍数着星星。小小小说她想上厕所，所以我侧过身去背对着她，小小一言不发，我听见风吹过树叶，哗啦啦。夏天的傍晚蝉声阵阵。小小在抽泣，我转回身去，小小的裙子上湿了一片。

在这段故事里，我没有掉下那棵树，我的腿没有摔断。第二天大人们找到树下时，我和小小两个孩子正坐在树上酣睡，我倚着树干，小小倚着我。太阳从东方升起，把我们背后的天空染成火一样的红色。

另一种可能是，那天的确下了雨，天上没有了星星，雨滴打在树叶上悉悉索索。小小小说她想上厕所，我告诉她现在有两个办法，一是她忍一会儿，我跳下去找人，二是我们两个一块儿跳下去。第一种办法的风险是我摔断腿，第二种办法的风险是我们两个摔断腿。

毛毛细雨很快下大了，我听见树叶被雨滴砸得哗哗作响。一部分雨滴砸到我和小小的头上，小小小眼泪都要憋出来了。我选择了一个风险最低的方法，我说，你在上面等着，我就下去喊人。

如果那个傍晚的故事确实如此，我在自己怯懦的童年时代到底也勇敢过一回。我尝试抱着树干缓缓滑下，后来我就摔下去了，左脚着地。我的脑袋一阵晕眩，仰面朝着天空，双腿麻木无法动弹。我倒在地球上看见雨滴落下，星星闪烁。躺在地上的我已经无力哭喊，我听见无数雨滴在耳边坠落，听见小小在树上爆发出哭声，哭声伴随着大雨传得很远。雨滴拍打着我的脸，我侧过头去闻到泥土的芳香以及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，火焰熄灭的气味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小小正坐在树上睡着。新生的太阳点燃半边湿漉漉的天空。这之后的记忆就变得清晰无比，因为我的童年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清晨宣告结束。